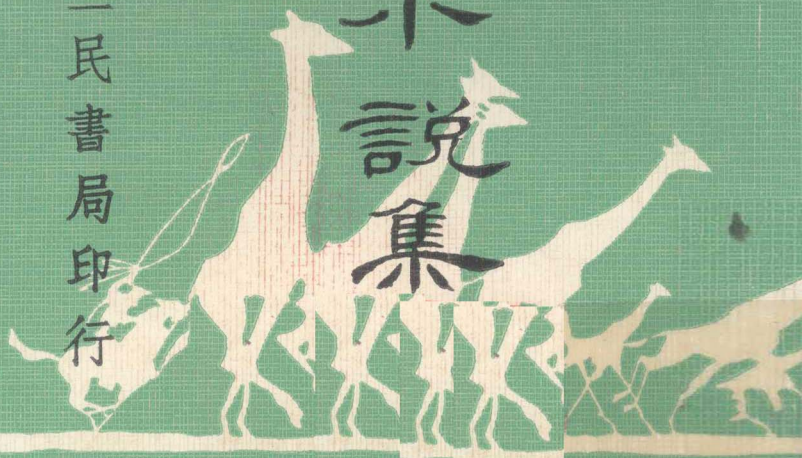


糜榴麗  
榮文開譯

普雷麥德小說集

三民書局印行





糜糜  
文榴  
開麗  
譯

普雷姜德小說集

三民書局印行

號〇六六第字業臺版內證記登版出部政內

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出版

# 普雷姜德小說集

定價新臺幣拾元

譯者：糜  
糜  
文  
榴  
麗

出版者：三民書局有限公司  
發行者：三民書局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七十七號

印刷所：東亞製本所

臺北市中華路一〇三巷二七號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## 序

讀了榴麗女士譯的普雷姜德短篇小說集，我的喜悅直如濟慈（J. Keats）所說的：

「好似觀測天象者

看到一顆新的行星浮現於他的眼界。」

印度，在我們的心目中，是一個神秘的國度，充滿了密林、塔影，熾熱的大地上，流溢着羣人的馨香，高山莊嚴巍峨，恒河日夜奔流，携帶着自古以來的悲哀與歡樂……但不幸近來由於一個愚昧的領導，給這古國蒙上一層暗影……。

普雷姜德的小說集，却為我們揭去了那層紗似的暗影，而顯示出深沉的、澄明的印度靈魂。

普雷姜德無疑的是印度也是東方偉大的作家之一，他所描寫的不是歡唱的印度，而是嗚咽的印度，他胸臆間充滿了正義感與祖國愛，他屹立於荒涼的地面之上，屹立於他的同胞之間，自他們的心上掇拾那斑斑血淚，而成爲閃爍於篇頁上的明珠。他的偉大處不只在於他的藝術，而在於他的胸襟。在

思想上、情感上，他已不是他自己，而成爲恒河中的一股水流，喜馬拉雅山上一塊岩石——是全體中的單一，而這「單一」中含蘊着全民族的哀樂。他實在是一個民族的歌人，當印度擺脫殖民地命運的前夕，吹着他的號角，這絕不是隱身巴黎玻璃房子中，懷念着祖國平原的屠格涅夫可比。

作者熱情澎湃的心靈，是跨在兩種境界邊緣上：一是荒蕪冷落，爲人斷斷生機的地帶；一是陽光輝耀，充滿幸福與歡樂的理想境界。作者以憂鬱的眸子，觀測着敵人踐踏下的土地，沉默的山岩，淙淙的流水，都似透露給他一絲悲傷的氣息；落日的微光，樹林的細語，也像訴說着無限的幽怨。

普雷姜德感知了這些，更以其高度的技巧，紀錄出他的兄弟以及鄰人們的感受，且層層剝到事象的核心，給故事賦上新奇的魅力。他分析，他啓示，他企圖矯正，篇頁上流溢着的是國家受異族凌辱的悲慘，而起伏着熱狂的不安的浪潮。

作者純粹以東方人的筆法，來勾劃那些深刻沉痛的故事。用色是那麼淺淡，筆觸是那麼輕靈，文字是那麼平易，字句美妙得如同水自然的滑流，山自然的含黛，花自在的開，草自在的綠，但字句背後隱藏着的，是那深刻的愛心。

是的，愛，愛是這本書的中心，「進行曲」寫祖國之愛，「自由之路」寫朋友的「愛」與「怨」，「出妻」寫夫婦之愛，對鄰人之愛。至於「普斯月之夜」以及「包屍布」二篇，則寫出了艱苦、貧窮的襲擊下，村民的愚昧、自私，充滿了鮮明的地方色彩，在嘲弄之後，隱含着同情。

按照美國小說家愛倫坡的說法，小說必要有統一的印象，作家必得簡短而生動的介紹他的人物，安排他的背景。而自一九二〇年以後，一般人論及小說，以為小說中必含有些對立與衝突，而終於留下一確切的印象，能使讀者為之感動不已。讀畢這部普雷姜德小說集，我們已無須追問：「這些小說是否留下一單一的，不可或忘的印象？使我們感知且觸及了人生的一隅？」我們已為書中情節感動得熱淚盈眶，這是最好的答案。

作為聖雄甘地的使徒，本書作者普雷姜德服膺的是真理與正義，他為了那時淪為奴役的印度人而歌哭，但今日獨立後的印度，一切舉措使人太息，這當非作者始料所及。

榴麗小姐的譯筆清新婉妙，使人欽佩。她家學淵源，天分又高，以二十二歲的年齡，已榮獲印度加爾各答大學的碩士學位。且課事之餘，更從事譯作，在所編寫的「古今印度女傑傳」中，已看出她在文學上的造詣湛深。而這本普雷姜德短篇集的譯本，我們再度欣賞她如花的妙筆，使心靈受到那清泉一般文字的洗禮。承她囑我寫篇序，謹抒所感，並希望她以後更多介紹一些印度的作品，使我們了解其民族的真正精神。

張秀亞

四十五年一月二十日於台中

## 譯者序

十多年前，香港友聯出版社給我和長女榴麗出版了「詩文舉隅」「黛瑪鶯蒂」和「普雷姜德小說集」三本書。這次我自菲律賓返臺，發現「詩文舉隅」臺北市上已經絕了迹，命長女榴麗在香港就近向友聯洽商讓我們收回版權在台灣出版；而在這裡，三民書局也願接受這三本書臺灣版的印行。但三民指出，這本榴麗所譯的「普雷姜德小說集」中，最後一篇「包屍布」，既是我所譯，不如改用父女兩人合譯的名義重印。這一點，我們接受了三民方面的建議。

至於本書的內容和評價，仍請讀者閱讀張秀亞女士的原序和榴麗所寫普雷姜德小傳。

民國五十七年三月三日文開序於臺北

### 普雷姜德小傳

普雷姜德是印度二十世紀的一位大小說家，他是用興地文（Hindi）和烏都文（Urdu）寫短篇小說的主要開拓者。孟加拉語文學因泰戈爾的作品而豐富，作為印度國語的興地文，得普雷姜德的作品而生長出血肉來。有如莎士比亞之於英文，他的作品，成為學習興地文的必修讀本。他是一位革命的戰士，他是甘地主義的信奉者；他提倡民族主義，同時主張社會主義。他用客觀的寫實，反映了印人爭取獨立的堅決意志，反映了印度農村的實際生活，從他的作品中，我們可以具體地認識印度的社會情形。他有精密的觀察，他有深刻的描寫，加以雅俗共賞的高超技巧，卓然為一代大手筆。只因他不用英文寫作，英國人又不願介紹他的作品，所以在印度以外，未享大名。直到他死後十年，才在孟買有一本他的短篇集英譯本出版，此後，始有蘇聯文的翻譯。

孟雪普雷姜德（Munshi Premchand）一八八〇年生於離班那勒斯（Benares）五哩之潘台坡（Pandepur）。他的父親是郵政局裏的一個月薪只有二十盧比的小職員。當孟雪十五歲，還是學校

裏的學生時，他的父親依照當時習俗，便給他娶了一位媳婦。一年以後，他的父親在貧乏的困境中死了，所以他不得不中途輟學，教授一兩個學生得一些錢來補充家用。由於他好學心切，在極端的艱窘中，他仍孜孜向學，用功自修。在這種經濟艱困的環境中，人家都替他擔憂，而他却不減其樂。有一次，在給他朋友的信中他寫道：「我很高興，我因造化 and 命運的幫助已把我安置於貧窮的一方面，這給了我精神上的安慰。」

可是，有一天好運來了，他得到一個教員的位置，月薪十八盧比。因為勤勞盡職的結果，他漸被擢升為副校長。此後，他擔任戈羅坡（Gorakhpur）的師範學校的教師。於不合作運動開始時，響應甘地的號召，他辭去師範學校的職務，參加鬥爭，並加緊努力他的文學工作。他曾自述當時的情形說：「一九二〇年，聖雄甘地到戈羅坡來，我見到了他，便感覺到我自己簡直像死人復活了。」

當然，普雷姜德的文學工作，不自一九二〇年始，他的寫作生活開始於一九〇二年，那時他用烏都文寫了幾個短篇和一兩部長篇小說，一九〇七年，出版他的第一本短篇集，書名為 *Gec-i-Yatan*。此書引起當時權威者不滿的批評，可是那時的烏都文作家們都稱他在文壇上是一位極有前途的作家。此後到他逝世時為止，他寫了許多作品，長篇小說大概有一打之數，劇本有兩部，短篇小說在三百篇左右；同時，他譯了幾篇托爾斯泰的小說和高爾斯華綏的劇本。不過，那時他採用的文字，從烏都改變成了興地。

他同情被壓迫者，他同情貧苦的農民；他描繪甘地領導下的印度民族革命運動，他發掘印度社會的病根。他的文筆朗朗上口，既通俗淺顯而又深刻生動，以致人人愛讀，連不識字的文盲也聽得懂，所以他的作品，風行全印，使他至今成為興地文短篇小說唯一的權威作家。他的奠定興地文在印度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，比泰戈爾的奠定孟加拉文文學地位，只稍後幾年的時間。

普雷姜德長於用犀利的眼去暴露黑暗，提出問題，同時也宣揚光明，令人嚮往。他的作品是甘地時代的印度社會之鏡，在這面鏡子中，我們看見了印度的國魂。而且，他的成功，更超過了鏡子的作用，他已把握了人類理想的共同目標。施牛典禮（Godan）和業根（Karnabhumi）是他長篇小說中最著名的傑作。

他於一九三六年十月逝世，享年五十六歲。



張秀亞序

譯者序

普雷姜德小傳

# 進行曲

# 自由之路

村井

普斯月之夜

出妻

包屍布

譯後語

續譯後語

(1)

(1)

(14)

(iii)

(三)

(四)

(五)

(七)

(九)

## 進行曲

### 一

從今晨起全村在騷動，就是泥土的房子也興奮得歡笑。今天「非暴力」的行伍要進村了，科岱（Kodai Chowdhury）的門前支起了一個天蓋，粗麥粉、奶油、菜蔬、牛奶、凝奶，雜亂的堆得一大堆，每個人的行動表現了有力的興奮、愉快。布達黑（Burdahi）那個平日供應給警官及隨從們牛奶的人，也過來把大量的牛奶，一放下來又羞怯的走了；平日有事就躲避起來的陶工，今天也送來了好多的罐鉢，理髮師及那一類卡哈（Kaha）階級的人也匆匆地趕來了。如果還有不高興的人那應該是那老婆婆娜赫麗了，七十五歲的年紀了，她坐在她門前，迷茫地看着來去的人羣，想着她自己的思念，她有什麼東西可以送到科岱的門前去？嘴裏說：「這裏是最貧乏的禮物了！」

娜赫麗不是一直是這樣的，她有錢，有自己的家人，就是說她什麼都有，她好似是村子裏的女王

，她常裹過科岱的，她是女人中的大丈夫，她的丈夫從前常睡在家裏，她却睡在田裏看夜，她會親自到法庭裏去辦案件，有什麼交易也都是她一手辦的，現在神靈把這些都拿走了，現在她沒有錢，沒有自己的人，也沒有名氣了，只有她一個人想着從前的事，雙眼無光，耳朵也聾了。走動對她已不是容易的事，可以說她只是在偷生吧了！科岱却很幸榮呢！人們對他是恭維的時候了，就是今天的大事也在他門前張佈呢，有誰再會去理會娜赫麗呢？她是多麼苦痛啊！如果命運沒有把她推得這麼低，那她將粉刷牆壁，請來樂師，把油鍋架在門前，叫大家來歡宴，以後呢！把整把的錢撒在人羣中。

她還記得那一天她帶了她的老伴到四十里外的地方去見聖雄，那時是有多麼的熱心，有純潔的愛及尊敬，像烏雲滿佈她的思潮，科岱走來，笑着他沒牙的笑對她道：「大嫂啊！今天聖雄的徒弟們要來了啊！妳幹嗎什麼都不給呢？」

娜赫麗恨恨地對他望着，好似說：「作孽！你為何來取笑我，想叫我低頭嗎？」她自負的說：「我有什麼能給他們，是我的事，我為什麼要給你來看？」

科岱笑道：「我不會告訴誰的，大嫂啊！說實話，拿出妳的錢罐來，妳還能守着它多久？妳沒有給什麼啊！村子的臉上怎麼過得來呢？」

娜赫麗無助的道：「不要把鹽散在瘡傷上，大叔啊！神能給我還用得着。你來問我嗎？從前這個門前，有多少的修道人，聖人，不用說那些大人物來過，但日子不一定是永遠一樣的啊！」

科岱有點慚愧了，他臉上的皺紋更緊了：「大嫂，不要理我的開玩笑，我是來見妳，讓妳不用以後說：『沒有人來過問我的。』」

他說完就轉身走了，娜赫麗目送他的背影，他的取笑，像蛇般的絞着她。

## 二

當大家大聲的呼喚着說行伍已來時，娜赫麗還是坐在門前，灰塵遠遠地從西面揚起，泥土也在歡迎這個聖雄的隊伍，散着他能投出的東西，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拋下工作來迎接他們，一剎那時，三色的旗子在風中飄揚，自由坐在高處在祝福大眾，女人們開始唱吉祥的歌，一會兒，聖伍可以清楚的看見了，他們兩人，兩人的向前走着，每個人都是穿的土布衣，戴着甘地帽，背着布袋，兩手却空空地好像預備來擁抱自由的樣子。又一會兒，他們說話的聲音也聽得到了，村子裏的男子們唱着愛國歌，活潑，深沉又愉快：

「從前我們是全世界的領袖，

現在沒有比我們更可憐的人存在，

以前有我們為志願而死的時候，

現在沒有比我們更可憐的人存在。」

唱着歌的人跑前去迎接那個隊伍，隊伍裏的人滿頭是灰，嘴唇都是乾的，他們都是高大而魁梧的人，自由之光，閃耀在他們眼睛裏。

村子裏的女人還在唱着，青年人都裂着嘴在笑，老年人走向前去用頭布替隊伍裏的人扇着風，這壯嚴的時刻，沒有人注意娜赫麗在做什麼事，她手裏拿着手杖，站在人羣後面，好似在祝福，眼淚充滿她的雙眼，她臉上的光彩四照，她又像是村裏的女王了。這些人都是小孩子，都在她管轄下，她從來沒有覺得這樣強壯，這樣高貴，這樣……。

她突然把手杖擲得遠遠地，經過人羣站在隊伍的前面，同手杖一起拋掉的是她的老年，她精神上的負擔，她站在那裏溫柔的看着那些自由的戰士們，饑渴地飲進他們的力量。她起舞了，舞着像一個美麗的少女，爲愛的感動而起舞，人羣向後退了三步，留出中間一片空地，就在這場上，娜赫麗在狂舞，不平常的歡樂緊抓着牠，使她忘記了自身的哀傷，她的身體，四肢是多病的，連她自己也不知道，這份力量，這輕鬆的步子是從何而來的。初先人羣看好的望着她，像孩子們看猴子跳舞的好奇，漸漸地，他們爲她的愛陶醉，全大自然都沈入這偉大而忘我的舞蹈。

科岱說：「大嫂啊！够了吧！該停了。」

娜赫麗停下來問道：「爲什麼？難道你今天仍覺得你是老了？我的虛弱，今天全已消失，看到這些英雄們，你不覺得趾高氣揚嗎？他們的決心啊，是來除却我們的苦痛，這些手被逼迫替警官們做事

，這些耳朵是否常聽見他們粗魯而狂暴的言語？現在被壓迫的日子可以完了——你我現在怎能够值得稱老啊！我們受過饑餓的交迫！說一句老實話，這裏有那一個人會有連續六個月肚子能裝滿大餅的？那一個聞到過煉奶油的香味？那一個能無愁的睡個好覺？三個盧比租來的田，現在你不是要付出九個到十個盧比嗎？是田裏在長金子嗎？我們的背被工作壓得多麼低，我們需要生活，我們需要忍受幾多？有勇氣的人早已要出來反抗而至死不屈，聖雄甘地，他的信徒們是多光榮，他們才知道被迫者的苦悶，來為拯救我們而受苦！別人只知怎樣來磨折我們的骨肉」。

隊伍裏每人都發着光，每一顆心為溫暖而跳得更急，充滿着愛的歌聲，飛揚在高空。

「以前這土地出產的是點金石，

如今沒有人比我們更沒有辦法。」

### 三

火把在科岱門前燃燒着，近村的人羣擠在那邊，「非暴力」的隊伍吃過飯大會就開始了，他們的領袖站起來演講。

「弟兄們！你們今天給我們的歡迎及擁護，使我有希望我們的枷鎖，不久就可以打斷了。我到過很多東方、西方的國家，由我的經驗，我可以說，我國人民的單純！真實！刻苦及真誠是別國人所沒